

死亡数字

徐亦嘏 著
PADDY XU

DEATH NUMB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死亡数字

徐亦嘏 著
PADDY XU

DEATH
NUMB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数字/徐亦暇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306-8

I. ①死…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4846 号

策 划:徐公诚
责任编辑:朱慧君
封面设计:席倩雯
文字核对:张 希

死亡数字

徐亦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45,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06-8/I·1440

定价 38.00 元

小说根据作者真实经历改编

致 谢

谨向我的策划人徐公诚，我的编辑朱慧君，我的设计师席倩雯，我的文字核对张希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要向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小鹰老师，陈村老师，孙甘露老师，沈嘉禄老师，木叶老师，我的读者和广大的朋友们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这部小说的完成是这些人士共同协作与努力的结果，小说的完成也得益于上海联泰文化有限公司，沃德薇芙工作室的大力支持。我谨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推 荐

徐亦嘏的悬疑小说《死亡数字》，虽然根据境外的真实故事来写，却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在生活常态中体现反逻辑思维的、具有当代审美价值的小说。作者将关系网中的各色人物置于本土的文化环境中来展开，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发展逻辑，看似出乎意料，最终却能够获得读者的共鸣及继续想象后续情节的冲动。加之作者对情节设计的巧妙、细节描写的饱满，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下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时期，同时也是物欲高涨的时期。物质的充裕，人性的释放，社交空间的延展，信息渠道的多元，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满足与幸福。相反，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善与恶的力量对比，旁观者的自私、怯弱及评判标准错位，常让人们感到无奈与悲观，为屡遭困顿的人生而困惑，但是，小说最终还是给了正义与善良一个光滑畅通的端口。这部小说是当下社会现实的真实映射，足以引发读者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

上海市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

沈嘉禄

目 录

楔 子	1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6
第一章	3	第十四章	103
第二章	13	第十五章	114
第三章	30	第十六章	124
第四章	34	第十七章	128
第五章	40	第十八章	133
第六章	46	第十九章	138
第七章	51	第二十章	144
第八章	58	第二十一章	153
第九章	71	第二十二章	162
第十章	77	第二十三章	167
第十一章	84	第二十四章	172

第二十五章	182	第三十八章	263
第二十六章	190	第三十九章	267
第二十七章	198	第四十章	271
第二十八章	205	第四十一章	279
第二十九章	212	第四十二章	284
第三十章	217	第四十三章	289
第三十一章	222	第四十四章	295
第三十二章	227	第四十五章	300
第三十三章	232	第四十六章	307
第三十四章	244	第四十七章	315
第三十五章	249		
第三十六章	253	尾 声	319
第三十七章	257		

楔 子

2001年春节前后，Lausanne（洛桑）某酒店学校一名来自东北的男生，因不堪生活和学习的巨大压力，投湖自杀。

2001年8月，Luzern（卢塞恩）附近某酒店学校两名来自上海的学生在湖中游泳时溺水身亡，其中一人年龄不足十八岁，另一人在几个月前刚刚成年。

2001年11月，在距离苏黎世不远的瑞士小城市 Aarau（阿劳）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身中数刀，喉部被割断，陈尸于自己的汽车内，行凶者被警方当场抓获。死者是当地某中餐馆的华人老板，行凶者是一名来自福建的中国学生，现在瑞士 Luzern 某私立酒店管理学校学习，只有十七岁。涉嫌此案的另外六人也都是中国人，已被警方拘留或通缉，其中五人与行凶者来自同一所酒店学校，年龄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之间。

■凶杀案扑朔迷离 焦点直指酒店学校。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晚深夜，客人散尽，餐馆打烊，老板 Z 先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餐馆楼上的一位住户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她推开窗户，惊诧地看到后院的停车场上，几个陌生的年轻人和 Z 老板扭打成一团，Z 老板虽声嘶力竭，奋力反抗，但终因势单力薄，被推入汽车，随后三个年轻人也迅速地钻进车内并关上车门。这位住户立即打电话报警，一辆正在附近巡逻的警车得到消息，几分钟之后赶到现场。

当警察赶到出事的车前，打开车门的刹那，只见一名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手执匕首正疯狂地刺向副座上的Z老板。后者倒在座位上，前胸浸满鲜血。在警察“住手”的高喊声中，凶手挥刀割断了被害者的喉咙，随后冲出汽车，挣脱开警察，夺路而逃。在追捕过程中，警察开枪击中凶手腿部，将其抓获。

案发后，瑞士警方开始着手调查，通缉了另外两名涉嫌的同案犯，并拘留了四名与此案有关的知情者。凶犯在警方审讯中从始至终保持沉默，对案情的经过三缄其口。其他被捕人员的交代则相互矛盾，纰漏甚多。目前案件仍处于调查之中，虽然凶手被当场抓获，然而案情中间的许多环节仍然是扑朔迷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凶杀动机，各种猜测不一。死者在案发时被发现身上带有三万瑞郎，于是便有谋财害命一说；凶犯手段极其残忍，似对死者怀有深仇大恨，于是又有报仇一说；而凶案系集体作案，时间、地点和手段似经过精心策划，于是更有黑社会一说。在警方公布最后的调查结果之前，这一切都还是个谜。

第一章

午夜。

狭长的街道，月亮在乌黑的云层中若隐若现，艰难地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寒冷的风刮在人的脸上，就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把脸皮割得血肉模糊。

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一个破旧的电话亭仿佛快要被大风吹倒，像一口硕大的棺材，随时等待着盛装死去的人们。

我走到电话亭顿住了脚步，因为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不，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数字！

有人从我后面慢慢地向我靠近，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不过我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

“我们快走吧，还要去 Cecilia 那里呢，我可不想活活冻死在这鬼地方。” Tim 很不耐烦地嚷道。

此时我好像被恶灵附身了一样，紧锁眉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两个奇怪的数字，根本没有听见 Tim 在和我说话。

“老兄，你老站在这里干吗？拜托你说句话好不好？噢——你在看什么？” Tim 把头慢慢凑了过来。

我猛一转身，他被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没看什么，我们走吧。”说完，我便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迅速地向车站走去。

依旧是狭长的街道，利刃似的寒风，还有那座破旧的电话亭，仿佛是从地狱中苏醒的怪兽，瞪着血红色的眼睛，正在等待一场

杀戮的上演。

空荡的车站只有我和 Tim 两人，我们就像是荒凉的坟地中耸立着的两块木碑，一切都显得那么死寂沉沉。望着地上两根冰冷的轨道，我只觉得心头一阵阵地发冷。

突然远方响起了“隆隆”声，终于来车了。不过当车行驶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司机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在这深夜里一旦错过一班车，那就意味着要在寒冷的夜风中继续经历三十分钟的煎熬，于是我们马上高喊：“Stop！Stop！”我们一边喊一边玩命似的向前追去。

就在我们与车渐行渐远，准备彻底放弃的时候，只听见“吱”的一声，车在距离我们十米远的地方终于停了下来。我和 Tim 喘着气，互相看了一眼，快步向前奔去。

我们坐在城市轨道车上，昏暗的灯光使整个车厢看起来无比的空荡和阴冷。车厢里的乘客总共只有三人，除了我和 Tim，还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正前方，与我们之间相隔了四排座位。

我们刚坐下没多久，老太太忽然回过头来冲着我们笑了笑，我心里一惊！因为在她脸上我一下子感觉到了慈祥，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救苦救难观音菩萨。等我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她已经把头转了回去。

我漫不经心地看着车窗外，被乌云笼罩的月亮依然透露出一丝余光，一路上紧紧地跟随着我们。

忽然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炸响：“你们这么晚了去哪里？”

我迅速转过头去，惊讶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旁边的座位上居然多了一位老人。

惊骇之余，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一头蓬乱的花白枯发，脸上的皱纹深得就像是一条条刀疤，那张蜡黄而干瘪的嘴巴里已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牙齿，一身十分破旧的粗布衣服松松垮垮地

罩在身上，最令人诧异的是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竟然瞧不出他是男是女……

“我们去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转过头去，只见 Tim 斜斜地望着老人说。

老人干笑了几声，然后一脸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圣经《启示录》吗？它预言了在一定时期人类将要面临的天灾、瘟疫、战争、正邪之战、上帝大审判和人类每个人的根本归宿。根据圣经《启示录》的记载，天使与魔鬼其实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即使是魔鬼一样的人也会对特定的人和事物展现出天使的心，而就算是像天使一样的人，有时候的所作所为也像极了一个魔鬼。”

老人干咳了几下，他锐利的目光迅速把我和 Tim 扫了一遍，接着用一种更凝重的语气告诉我们：“其实今晚就会有一个长着黑色翅膀的魔鬼来人间索命，你们看不见它，但它却可以看见你们。”

“这老人一定是个疯子，我们到了下一站赶紧下车吧。”Tim 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老人笑了笑，然后转过头去看向了窗外。整个车厢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仅剩下车轮碾过铁轨的“隆隆”声。

过了一会儿，车终于慢了下来，Tim 还没等车完全停下就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一把拽着我往车门走去。

……

“奇怪，车门怎么还不打开？”Tim 显得有些焦虑。

……

“这该死的门是怎么了！喂——司机！开门！我们要下车！”Tim 大声地吼道，而我也把视线转移到了驾驶室的方向。

突然，车厢内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毫无规则地，就像群魔

乱舞一样。我瞬间感到一种不祥的阴冷，就像置身于一间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停尸房。

“走！我们快去找驾驶员！”我说话的时候嘴唇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在哆嗦着。

Tim 看了看我，点点头，于是我们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慢慢地往驾驶室走去。

朝前走了一段距离，我怀着一丝不安的心回过头去瞥了一眼，那位老太太不见了！连那个奇怪的老人也不见了！

“Tim！Tim！”我一边说一边拽着他的胳膊。

“怎么了？”他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他们、他们人呢？”Tim 手指着根本没有人的座位。

门根本没有打开，每一节车厢的窗户也都是封闭的，难道他们都隐形了？那不可能！我突然觉得又害怕又好笑，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偏偏变成了可能，明明刚才是四个乘客的车厢现在却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嘭——嘭——嘭——”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沉闷的脚步声。

“我们要想办法出去！快点找到救生槌！”我奋力喊道。于是我们立刻分头寻找，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钟都关系着我们的安危。

“找到了！”Tim 大吼一声。同时，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一把抓过救生槌，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它敲击在车窗上。“砰”的一声巨响，一股巨大的反弹力震得我手臂直发麻，可惜车窗还是丝毫没有破损。

“快啊！”Tim 从我手里抢过救生槌，他就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敲击车窗。在震耳欲聋的敲击声中，我仍可以清晰地听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如果说刚才听见的脚步声在距离我们二十米左右，那么现在就只剩十米了！

我紧紧地捂着耳朵，而 Tim 咬紧牙关，不停地挥舞着救生槌。我绝望地奔到车门边，用脚狠狠地踹去，可惜车门就像两道厚厚的大铁闸似的，无论我如何使劲，它都丝毫不动！

五米！四米！三米！脚步声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了。

突然，车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救生槌的敲击声，“嘭嘭”的脚步声，全都消失了！闪烁的灯光下，我弓着身子，恐惧万分地回过头去……

Tim 犹如蜡像般地站在那里，瞪大着眼睛，张着嘴，一动不动，极度扭曲的表情仿佛遭受了世上最难以想象的痛苦。

“Tim？Tim？”我拖着就像被灌了铅的腿走到他身旁，伸出颤抖的右手，小心地向他摸去。

当我手指触及到他后背的时候，我感觉黏黏的，湿湿的。血！他流血了！突然，鲜血从 Tim 的身体里笔直地射了出来，像喷泉一样飞溅到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啊！”我一下子跌倒在地，“救命啊！救命啊！”我疯狂地喊叫起来，在血泊中不顾一切地朝前爬去。

“不要、不要杀我！”我绝望地哭喊着，满脑都是刚才那一幕极恐怖和极血腥的场景。

突然，在我的面前又响起了“嘭嘭”的脚步声！车厢内那忽明忽暗的灯光也全都灭了。我止不住开始痛哭，此时此刻，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绝望。我浑身沾满了血水，嗅着血的味道，感受着人间地狱。

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忘了告诉你，自古以来天使和魔鬼都是并存的，天使堕落后就变成了魔鬼。而当我们区分天使与魔鬼的时候，很简单，长着洁白的翅膀，那就是天使，而黑色的，就是魔鬼了。”

话音刚落，我便感到浑身一阵冰冷，并伴随着一阵剧痛。

当自己整个躯体从中间裂成两半的时候，我清晰地看见了一根黑色的羽毛，从昏暗的车厢顶上，慢慢地飘落下来……

“你们这么晚了去哪里？”又一声从喉骨里发出的声音硬生生地将我从噩梦中拖了回来。

我回过神，喘着粗气，并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把头转向 Tim，只见他一动不动地瞧着窗外。

我们的沉默并没有终止老人的再次提问：“你们这么晚了去哪里？”还是那种阴阳怪气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三次提问，居然都是一样的声调，一样的节奏！

再环顾四周，老太太依然好好地坐在我们前方，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祥和恐惧呢？这个神秘的老人出现在午夜，和我们乘同一辆车、坐同一个车厢，还主动跟我们说话。我刚才明明是醒着，却又莫名其妙地做了个异常可怕的噩梦。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这老人会不会就是圣经里的恶魔？怀着一种极度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只好支支吾吾地告诉对方我们是去一个同学那里。

“为什么这么晚才去呢？现在已经夜里 10 点 34 分了。”看着老人那黄得发黑的牙齿，感觉虽然是在聊天，但对方却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

“因为我们餐馆下班晚，而且今天又正好有要紧事去同学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脊上开始一阵一阵地发麻。

老人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从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取出了一卷白纸。“你们是哪里人？”此时我居然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不知是在微笑，还是……

“我们是中国人。”我很干脆地回答。

老人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看着我。“哦？你们是中国人？不是

日本人？那为什么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我愣愣地望着对方，就好像是一个穷途末路的犯人在面对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遇到过这个老人，什么时候又告诉过对方我们是日本人。

老人很诡异地笑了笑，“对了，我马上要去东京了，你知道东京哪里有酒吧？你们看，这是东京的地图。”老人摊开了手上的那卷白纸。

东京？酒吧？我又不是日本人，也没去过东京，对方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心想。

老人似乎能够轻易地看透人的内心，于是又似笑非笑地说：“那你们知不知道这儿附近哪里有酒吧？”

此时我的大脑早已一片空白，望着老人的眼睛，慢慢地，魂不守舍地回应道：“我、我不知道。”

“我现在想找个酒吧消遣一下，你们一起陪我去找找吧。”老人干笑了两声，露出几颗参差不齐的牙齿，眼睛也在黑暗里闪着光亮。

我目光呆滞地看着对方，竟然鬼使神差地说：“好的，我们一起去。”说话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身体里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Tim终于把头转了过来，他急不可耐地嚷道：“一起去酒吧？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 Cecilia 那里吗？”

我看了看 Tim，漠无表情地一个一个字说：“不，我们一起去酒吧。”

“哈哈，那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吧！”老人笑着说。那种笑，就好像是野兽突然发现了世上最美味可口的猎物一样。

车到站了，门缓缓地打开，我们乖乖地跟着老人下了车，Tim 没有选择，因为他的胳膊被我死死地拽着。刚才噩梦中的情景似乎在我的脑袋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跟着老人漫无目的地东走西走，一路上只看到几块指路